

第一章

魔窟般的战俘集中营

日军屠杀中国战俘



日军把中国战俘当作活靶子射击



南京长江边被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



1. 杀戮与残害，从他们被俘开始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

激烈的枪炮声已经停止，弥天的硝烟已经散去，中日两军的血战已经结束，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却刚刚开始。

数日之后，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街道上、废墟旁、田野里，被日军杀害的男女老幼相与枕藉，沟河水流为尸体所堵塞。在汉中门、雨花台、太平门等集体屠杀之地，尸积如山，血泊深可过踝。下关一带，浮尸覆盖江面30余米，顺流而下，致使江水变色。

但侵略者并未就此封刀，他们像疯魔了的野兽一般，见到零散躲避的中国人，当场用刺刀刺死，或用战刀砍下头颅，或开枪射杀，并且把成千上万躲进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安全区的难民强行驱赶至一地，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施放毒气，或挖坑活埋；后来为了节省子弹，又将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驱赶到仓库里，在周围浇上汽油，放火烧死。

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屠杀是从12月15日夜间开始的。这数万名中国官兵，大部分是在南京失守时未来得及撤离已经缴了械的，有一部分是换上便衣躲在城内被日军查获的。

日军抓捕中国军人的依据是看其腰间有无系皮带的痕迹、右手有无握枪的老茧，甚至腿脚无力气，或是眼神有些可疑。

这些中国战俘，被日军用粗绳或铁丝捆起双手，又将5人或10人拴成一串，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往下关、草鞋峡等江边地带，排成一排，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军用机枪进行扫射，然后再由荷着刺刀的日本兵进行检查，发现仍然活着的，皆用刺刀刺死。

15 日夜晚，一支长不见尾的战俘队伍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押着 经过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门前马路 前往屠杀场所 该报随军记者今井正刚 尾随其后 来到下关 目睹了大屠杀的经过。他在手记中对人世间罕见的悲惨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五十个乃至一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在滴沥 手脚抽搐着 像哑剧那样，一片寂静。这个惨象在对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水在月色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 在岸边排成一行。哒！哒！哒！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 翻身扑地 或腾空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就此了结。

当时在场的军官曾点过死亡的人数 说是“约有二万名左右”。^①

日军野战邮局军官佐佐木元胜，在接收了下关的中国邮局后 把野战邮局迁到了此地 后来 他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描述了屠杀后的场面：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 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

引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一编，第三节。

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山，像庆祝胜利似的。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随即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间长达六个星期，我30万同胞惨遭杀害，其中有9万多名战俘。这是二战史上著名的特大惨案之一。

日本于1937年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军对在战场上俘获的中国战俘，一律进行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数万中国战俘之死，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日军屠杀战俘的理由之一，是无法解决战俘的吃饭问题。这当然只是一个掩盖罪行的借口^①。

随着占领区的逐渐扩大和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以供应侵略战争所需的军火物资，开始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掠夺物产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战俘多是青壮年，正可以强制他们充当劳工，于是日军对待战俘开始从肉体上的消灭，转变为肉体和精神上的奴役。

但是，日军野蛮而又残暴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直到日本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屠戮战俘的事情仍经常发生，而被日军残酷地迫害和奴役，则几乎是所有幸存战俘的遭遇。

只要翻开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日军屠戮战俘的罪证比比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侵华日军官兵悔罪后的自白吧。

原任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第1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少尉队长的稻叶绩，对他第一次杀害中国战俘的经历这样写道：

^① 引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一编，第三节

1945年5月，我被分配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步兵第六大队本部，担任兵科见习士官。一天中午，在大队部本部二楼的大厅里，会餐刚刚结束，大队长笹沼傅少佐口里叼着香烟，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冲我们说：“刚从国内调来的新兵都没有战场经验，我想把拘留在大队部的那几名八路军作为活靶，对新兵进行一次刺杀训练，壮一下他们的胆量。他一边讲，一边用发疯似的双眼向大家扫视。

“稻叶见习士官，你杀过人吗？”突然，他可怕的目光停在我的身上。

“没有。”

“好，那么和新兵一起，进行一次锻炼吧！”

踏上侵略中国的战场，我还没有过杀人记录。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可能是今后的一生中光宗耀祖，飞黄腾达的起步。心中，顿时萌发了杀人念头。

在大队部的哨所前面，二中队的十五名新兵。三名下士官，还有高木翻译已在等候。用麻绳倒捆着双臂的五名抗日战士，在武装士兵们的刺刀押送下，被带到了东门外的广场。五名俘虏，一个个都被剥掉上衣，露出胸膛，倒捆双臂，跪在那里。一场灭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开始了。

首先，我拔出了军刀，用刀背敲打着一个俘虏的头，一声令下，人头落地。站在旁边的铃木正美露出狰狞的面目，在冷笑。

“前进！前进！”口令一下，新兵们按照刺杀训练的要领，一步一步地前进。俘虏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新兵们精神都显得紧张，有的脸色已吓得苍白，感到惊愕。“刺杀！”一声杀人命令，新兵们都变为疯狗，疯狂地举起刺刀向俘虏的胸部、腹部刺去，顿时，五个人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抗日战士们被刺死后，人头又被砍下，悬挂在城门楼上。¹

原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 69 师 85 大队机枪中队兵科见习士官队副的石冢鹤雄，随军驻扎在山西省岚县东村镇时，执行过一次屠杀战俘的任务，他于战后撰文叙述了这次屠杀的经过：

1943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喇叭里传出了队部的命令：“执行处决任务，广场集合！”

我听到命令后，马上集合十名士兵，全副武装，整队前往营地南面的广场，同时命令高山准尉率领中队全体士兵随后赶往集合地点。

集合完毕，执行任务的北川中尉，情报官远山少尉来到了现场。后面紧跟着军犬班的士兵，随带着四头军犬。

在刺刀的包围下，七名不屈于拷打和诱惑的为捍卫他们的祖国而坚持抵抗的八路军俘虏，还有八名因民兵嫌疑而遭逮捕的面色憔悴但双眼却都炯炯有神的老百姓用绳绑成一串，被押解到现场。

看到这些坚贞不屈的八路军，我心中在想，即便放了他们，将会恨上加恨，更加仇视我们，我们将会出现更多的牺牲者，一个也不能留下。

“喂！把你剑术二段的本领使出来吧，让大家见识一下。”我对高山准尉说，让他做个示范。同时命令竹内军曹准备砍杀，并从士兵中选出了三名优秀的刺手。

首先，拉出了一名俘虏，解开绑绳，让他坐在了坑边。准尉打头阵，他紧握着军刀站在俘虏后面。

“中华民族万岁！”突然，从被绑的俘虏堆中传出一声怒

吼 接着“万岁！”的呼声 不绝于耳。

慌了手足的北川中尉，命令部队散开，加强戒备。并令士兵们用枪托殴打喊叫者。

“喀喳”一声，高山准尉的军刀落在了俘虏的头上，鲜血四溅，染红了周围的黄土，俘虏的头掉进了坑里，高山又把身躯踢进去。

接着，随着北川中尉的大声喊叫倒下去了。一个，两个……又有4名倒下去了。

最后，转到了竹内军曹。他解去了一个只有十六七岁还一身稚气的少年身上的绑绳，少年兵毫无惧色地坐在了坑边。

“快斩！还犹豫什么？”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已经满身血腥，疯狂到顶的我，向竹内军曹怒声斥骂。

军曹的刀立即砍了下去。鲜红的血喷了出来，头颅嘎登一下子落在了前面，躯体滚进了土坑里。

刺杀开始了。士兵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如同野兽般地刺了过去就这样，又有六个人的胸前流出了鲜红的血，呻吟着倒下去了。

广场上笼罩着恐怖和悲惨，四处散发血腥味。四头军犬在周围窜来窜去，汪、汪地狂吠着

一名年约三十四五岁的有民兵嫌疑的老百姓，又被拉进刺刀包围之中。“袭击！”的一声命令，两头军犬已猛扑向他的身上。他在呼叫，他在挣扎……可是，衣服已被撕咬得破碎。他用力睁开愤怒的双眼，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军犬的嘴。而另一头军犬又扑了上来，鲜血从腹部、腿部……涌流出来。军犬又咬住了咽喉反复地撕咬着，终于倒在了血泊中。“干什么。把脸转过来，好好看着！”一名士兵不忍目睹，转过了脸，我发出了怒骂声。

接着，又有两名老百姓遭到了同样的悲惨命运
砍杀、刺杀、咬杀，15名中国人就这样被一群魔鬼随心所欲地残害了。、¹

以上两个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所叙述的罪行，是杀戮在战场俘获的零星战俘。从国民党军士兵景云祥的苦难经历可以看出，日军后来在战场上俘获数量较多的战俘之后，是怎样处理的

景云祥是国民党第85军第100师的战士，在1944年3月河南战役中于浉池县被日军俘虏，和他一同被俘的，有1000多名官兵。日军没有将他们就地屠杀，而是将他们押到驻地，关进几个大土窑洞里，显然是要将这批战俘留作他用。

这些战俘，有的负了伤，有的生了病，但日军不知是忙于作战，还是未能弄到粮食，竟一连六天不给他们东西吃。负伤或患病的战俘，陆续有人死去。到了第七天，日本兵从每个窑洞里放出几个人，用刺刀押着他们，到地里去掐刚灌浆的麦穗。这一天，战俘们每人才吃上一小撮生麦粒。

第八天早晨，日军打开几个窑洞的洞门，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喝令他们到洞口集合。但饥渴和伤病的折磨，使大部分人已经无法站立起来，400多个还有一点气力的人，扶着窑洞的土壁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洞口，集合在一片空地上。

这时，日军又一次暴露出残酷的本性，一名日军军官竟下令将躺在窑洞中的战俘全部杀死。几个日本兵端着机枪，向窑洞中一阵扫射，然后惟恐不能将那些奄奄一息的战俘全部杀死，又向洞口投制炸弹“轰、轰”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洞口全部坍塌。

600多名中国军人，就这样被埋葬在土窑洞中。

景云祥和400多名还能走路的战俘，在得到一点可怜的食物

和水之后，被押送到设在洛阳城郊的西工战俘集中营

洛阳战俘集中营，是日军在中国占领区设立的许多战俘集中营之一，这里长期关押着大批战俘，景云祥等战俘被关进去时，集中营内已有1万余人，大多是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的官兵。到4月底，集中营关押人数已经接近2万人

这些战俘，或是就近服各种苦役，或是被押送到华北、东北等地当劳工。1944年下半年，日军强迫战俘修洛阳至郑州的铁路，仅八个月的时间，就有1万多名战俘被残害劳累致死。后来，景云祥和500多名战俘被押送到济南战俘集中营，抗日战争胜利后这500多人，除一人被送往东北煤矿做劳工外，只有景云祥和郭永志二人活了下来，郭永志还被日军打瞎了一只眼睛，其余人全部死在集中营里

由此可见，那些在被俘后未遭杀戮的中国战俘，虽然暂时活了下来，但却要在战俘集中营里遭受九死一生的残害与折磨。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秘书长、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曾经撰文称：“在14年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日本俘虏中国的战俘几乎完全下落不明。”又指出：“在华中、华南，日军将战俘全部杀戮，未设集中营，战后也未交换俘虏。”又有专家称，在中日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有数十万之多。

这数十万战俘 幸存者寥寥。日军在战役结束之后 残酷地杀戮中国战俘，已有大量铁证，那么另一部分未被杀戮的战俘去向如何？读者看了本书以后的章节，便会对他们的命运有所了解。

2. 初进鬼门关

1939年以后，日军先后在北平、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建

成了几座规模庞大的战俘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名字并不统一，有的叫战俘收容所，有的叫劳工训练所，有的叫劳工教习所。日军建立集中营的目的，是把战俘和被抓获的抗日军民集中关押，经过短期的所谓教习训练之后，或就地强迫他们服苦役，或送往东北和日本当劳工

日军设在各地的战俘集中营的名称，听起来让人以为是一些收容安置机关或技术培训所，但是只要看一眼集中营的外表，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座座大监狱。

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附近，有一处深广的大院，院中有数栋楼房和几排平房。这里原是清代御林军的军营，后来又被吴佩孚和国民党军作为兵营（今为中央党校管区）。日军看中了这个远离城区，房舍很多的院落，对其加以改造，将其变成了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

这个战俘集中营，曾用过“北京第一收容所”、“北京西苑苏生队”、“北京特别苏生队”、“1417 部队苏生队”等听起来比较文明的名词；大院内的高墙上，用石灰水刷写着“皇军优待俘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一家 和睦亲善”等极富欺骗性的大幅中文标语，其实这里却是一个残害中国抗日战俘的魔窟。

经过改造的大院，四周筑有高墙，高墙上架着 50 公分高的电网。在围墙的外面，还拉着铁丝网和电网，并掘有近两米宽的深沟。院子的四角筑有岗楼，有日本兵昼夜站岗。深沟外有日军牵着狼狗往来巡逻。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和 100 多名伪军在这里担任警戒。

这个从外观上看起来已经令人恐怖的监狱式的集中营，恰与西南面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形成鲜明的对照。

石家庄战俘集中营位于石家庄火车站东南约三公里处，占地面积 277 亩，四周筑有高墙电网，围墙四角耸立着十米多高的炮楼，两个炮楼之间的围墙上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瞭望塔。日军

昼夜在炮楼和瞭望塔里站岗，十几挺机枪对着集中营内，形成交叉纵横的火力网。集中营的围墙外面，立着一道铁丝网，每隔 30 米有一个哨位，由警备班担任警戒。再往外面，掘有四米多宽、六米多深的壕沟。一到夜里，塔楼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把集中营照耀得如同白昼。

集中营戒备森严，战俘被关押在这里，很难逃出。即使把一具战俘的尸体运出集中营，也必须经过日本医官检查和门岗验证。因此战俘们称这里是“杀人魔窟”“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日军设立的战俘集中营，在防务设施和军事警戒方面，似乎事先有过统一的设计和规划，无论是太原、济南、洛阳、大同、青岛等地战俘集中营，还是以关押劳工为主的塘沽集中营，在防务、警戒方面均大同小异。

被日军抓获的中国军人，是根据距离远近和人数多少，用汽车和火车运往集中营的。

日军通常将在战场上或扫荡中抓获的零星战俘，暂时关押在伪县乡政权所在地，凑上数百人之后，再把他们用汽车押送到火车站，塞进闷罐火车，运往集中营。

这些被运往集中营的战俘，在上火车前，一个个被反绑起来，或把两人的胳膊绑在一起，以防途中逃走。有的战俘在上火车前，竟被日本兵抓住他们的手，用剪刀在每个手指上剪上两刀，以防他们在途中自解绳索，战俘的双手被剪得鲜血淋漓，有的红肿发炎，长时间不能愈合。每一节闷罐车中常常要塞得挨个坐满，不留空地为止。途中既无饭吃，也无水喝，战俘们一路上只有忍受饥渴的煎熬。

冬夏季节，被押送的战俘更是要遭受难忍的折磨。日军为防备战俘跳车逃走，车厢门被锁死，又无窗户，夏天里面闷热得令人窒息，铁皮车厢经烈日烘烤，人就像置身于烤炉之中，个个汗流如雨。八路军第 129 师战士武心田，被俘后和一批战友被日军

从石门集中营押运到北平郊区门头沟，修了一段时间的工事，后又被押上闷罐车解往北平集中营，不料战俘们被锁进车厢后，火车竟数小时不开，靠车厢壁的人，都把嘴贴在壁缝上，好多吸一点空气，有的人渴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用手接自己的尿喝。若是冬季押送，车厢内寒风刺骨，犹如冰窑。衣服单薄的战俘常被冻得浑身发僵。旅途中常有人被冻死。

1944年河南战役，国民党军战败，许多官兵被日军俘虏，洛阳集中营人满为患，日军将1.3万余名战俘运到石家庄集中营，由于路途较远，火车时开时停，被关在闷罐车厢里的战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许多伤病战俘未到达石家庄，就死在车厢中。

各地运往集中营的战俘，不知有多少人于押送途中悲惨地死去

各地战俘集中营，在防务和警戒方面虽然大致相同，但战俘进入集中营的程序却不一样。

北平集中营对新押送来的战俘，首先要令他们在院内操场上排队接受警防队搜身，搜出财物，一概没收。警防队搜完身，令战俘脱光衣服，换上再生布做的统一的俘虏装，编上号，驱入囚室。八路军战俘不需换衣服，仍穿原来的军装。其他战俘以为他们受日军优待，后来才知道，日军叫他们仍穿着八路军军装，是以便识别，好对他们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

被日军押送到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经过验证后，要把携带的东西全部交出，然后脱光衣服，进行消毒。所谓“消毒”就是把汽油桶里灌满石碳酸水，无论春夏秋冬，逼着战俘跳到桶里洗澡。那些在战场上负过伤的战俘，伤口被石碳酸水一浸，像刀割般的疼痛。冬天水冷，有的战俘进了汽油桶不肯蹲下，监视人员便持棍打去，或是把他的脑袋强按进水里，叫他喝一肚子石碳酸水，呛得他两眼流泪，腹如火烧。

战俘在汽油桶里消完毒，不是立即穿上衣服，而是赤身裸体地在操场上跑步，把水晾干（即使是零下十几度的寒冬，也是如此），然后才发一身破烂的俘虏衣，填表按手印，日军按不同类型的俘虏编上号，发给一块号码布挂在胸前。

济南集中营有着很动听的名称，叫做“济南新华院”，其实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杀人魔窟。进入这个集中营的战俘，首先要被抽 200 毫升血，关进肮脏阴暗的禁闭室里，三天不给饭吃，只给喝些盐水和稀粥。

三天过后，日军要对战俘进行预审，令其交待在被捕之前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活动。预审时经常使用殴打、吊刑、火刑、水刑等十多种刑罚。殴打，就是把战俘的衣服脱掉，用皮鞭、竹刀、木刀等抽打；吊刑，就是用绳索捆绑手脚或手指，悬梁殴打；火刑，就是用蜡烛、线香或烧红的烙铁、铁筷子等烧烫战俘的皮肉和器官；水刑，就是反复往嘴里灌凉水、辣椒水。许多人在受审时就被酷刑折磨至死。

经过预审后，被认定为重要战俘或重要抗日分子的，送日军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服苦役；被认定为普通战俘的，则编入“训练队”，经过几个月的奴化教育和训练后，根据其表现和年龄、身体状况，分别强迫其服各种苦役或押往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

战俘集中营的大门，就像一道鬼门关，战俘们只要一进去，便会感受到进入地狱般的恐怖，而他们的生命，也从此变得像蝼蚁一样，随时都有被日军的铁蹄踏死的危险。

3. 战俘们的衣、食、住、劳、病

集中营里的战俘，生活极其悲惨，衣、食、住、劳、病，对被关

进集中营的战俘来说，都是一道道生死关，熬得过去，则可保住性命，熬不过去，便死在集中营或作业场。

战俘们一进集中营所换上的所谓俘虏装，是用更生布制作的，所谓更生布，即是用旧棉破衣进行再加工而成。但能够穿上新的俘虏装，还算是走运的，那些后进集中营的人，发给的衣服大多是从死难者的身上扒下来的，虽然经过所谓“消毒”，用水煮过，但上面仍残留着一片片脓血的印迹。

更生布衣服很不结实，时间一长，就变得破烂不堪。那些后进集中营的人，发给的衣服本已破烂，有的不是少一截袖子就是少半截裤管，穿不了多久，就难以蔽体。脚上的鞋破得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甚至连底都穿掉，也不给发一双新的。

到了冬季，有的集中营不发棉衣，有的集中营发棉衣只给一件，发了棉袄的不给棉裤，发了棉裤的就不给棉袄。战俘们冻得没办法，不得不在服苦役时拣些水泥袋或破草袋裹在身上抵御严寒。不少人手脚冻烂，疮口中渗着脓血，仍要干活。

各个集中营战俘的伙食，均十分恶劣。北平集中营的战俘，每天两餐，每餐只给一小碗高粱米饭。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也是每天两顿饭，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和咸菜，后来连这也吃不上，一律变成高粱米饭。太原集中营的战俘吃的是豆饼、麦麸、黑豆和掺有沙子的陈米。济南集中营的战俘吃的是掺有沙子的高粱面饼和腐烂的胡萝卜叶，偶尔吃一顿小米饭，那米也发了霉，饭里的蛀虫有半寸长。

开饭时，由负责送饭的战俘用木板钉成的箱子装着饭送到各囚室。多数人没有碗筷，有的人拣一个日本兵扔下的罐头盒当碗，用树枝当筷子，或干脆用手抓着吃。有的人连罐头盒也没有，只好用一块破布兜着饭，用手一把把抓着往嘴里塞。

战俘们平时根本吃不饱，实在饿急了，有的人就到伙房边的炉灰渣里拣饭粒吃，有的人则趁外出干苦工时捡些菜叶菜根生

吞下去，有的人碰巧捉到一只老鼠，也要扒了皮烧着吃。有的人趁监管人员不注意，到皮匠房偷一小块破牛皮，用罐头盒煮着吃……总之，连牲畜都不吃的东西，只要无毒，战俘就拿来充饥。

在石家庄集中营，一个战俘在食品库劳动时带回一点饼干，被日军搜出，将其活活打死。几个战俘饥饿难忍，发现一间库房墙上钉着一张马皮，就割下一段马尾巴，用罐头盒煮汤喝，被日军发现，皆被打死。

战俘们连喝水也是十分困难的，北平集中营的战俘每天只给一小碗开水，战俘们渴得受不了，只好在外出干苦役时喝沟洼里的脏水，若被日军和监工发现，说是喝生水易患病，也会遭到毒打。太原集中营的战俘经常没水喝，战俘们只好在下雨天用罐头盒接点雨水解渴。

各集中营战俘们的住房，也即囚室，不仅简陋，而且十分拥挤，这种囚室对战俘们是一种长期的折磨。

北平集中营由于原是清军和吴佩孚的旧兵营，里面有楼房和平房，结构较好。战俘40人为一个班，住在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从各地押来的战俘多时，要住进50多人。如此拥挤，睡觉时根本无法平躺，战俘们只有腿对着腿，侧身而卧，一夜到天亮不能翻身。室内铺板上有几张破席，每人发给几块50公分见方的烂毯子，算是被褥。这种毯子又脏又臭，稍一用力就扯掉了块，大家没法盖，便抽下毯子上的线，或用柳条把几块毯子穿在一起，几个人同盖。

到了冬季，室内没有火炉，门窗透风，寒冷刺骨，时常有人冻死。战俘们都是两三人合盖一条缝在一起的烂毯子，睡下时都是活人，但到了夜里，有人觉得越睡越冷，推推身子发凉的同伴，发现人已经死了。由于日军规定战俘入室之后不准说话，发现人死了也不敢报告，又不敢起来换个地方，只有和死人同睡到天亮，才向监管者报告，由他们派人把尸体抬走。冬天最冷的时候，整

个集中营有时一天早晨要抬出二三十具尸体

石家庄集中营战俘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盖的，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木板铺，上面铺着破席子，有几床破棉被，用砖当枕头战俘多得住不下，就在空地上临时搭起席棚，地上铺上席子，有时连席子也没有。一个大席棚长约30至40米，宽7到8米，有时里面要住五六百人晚上睡觉人挨着人，这人枕着那人的脚，那人的脚又压在别人身上。有的人实在找不到躺下的地方，只有坐上一夜或是睡在席棚外面。遇上下雨，席棚上面哗哗直漏，棚内片片水洼，战俘们的衣服透湿，只有等雨后靠体温焐干。

太原集中营的战俘住的房子十分破旧，一到雨天，房顶上便哗哗地漏雨。院子里的粪坑经常没人掏，苍蝇成阵，蛆虫乱爬，下雨天粪便漫得满院子都是，甚至发生过战俘掉进粪坑里淹死的惨事。

凡是被关进集中营的战俘，在未被送往各地当劳工之前，都要强制劳动。

北平集中营的战俘，经常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地押送到市区的先农坛、德胜门一带修公路、筑工事，筑弹药库、汽油库，或是到门头沟开矿。工地如果距集中营较远，就在工地附近搭上四面透风的席棚，在周围拉起铁丝网和电网，令服劳役的战俘住在那里。

这种临时搭起的席棚有几十米长，席棚内，中间挖一条沟供人来往，两面形似土炕的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枯草，被褥是每人一条又脏又破的薄棉毯。这样的席棚夏天蚊子成群，咬得人无法入睡，冬天席棚外寒风呼啸，棚内冷如旷野，常有人夜里被冻僵死去。

战俘们一天要忍着饥饿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工，患了病也不准休息，稍有怠慢，哪怕累得实在受不了，直起腰来歇口气，就会

遭到监工的棍打脚踢，有的人被打倒在地，再也未能爬起。

患病的战俘实在干不动活，就被扔在一旁让其等死。晋察冀三分区定北县特别区区长刘尚仁，在先农坛修工事时，病得实在动不了，日军不但不给治，而且说他的病传染，连席棚也不让住，将他扔在席棚附近的草地上，几天后，奄奄一息的刘尚仁耳鼻口眼里都生了蛆，终于悲惨地死去，被埋在南城城墙下。

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主要是干修兵营、挖战壕、筑碉堡等苦役。伤残或患病者，也要干活。有的人累得昏倒在地，也不准将他送回集中营，醒过来后还得接着干一次，两个患病的战俘未出工，被日军从囚室里搜出来，令他们面对面站着，互相打耳光。这种惩罚的手段在各个集中营经常使用，其名为“打协和嘴巴”，打时必须用力，如不用力，就会遭到在一旁监视的日伪军的毒打。有一次，战俘被押到市郊修碉堡，一个青年受不了日军的奴役，跳井自杀，被难友救上来后，日本兵不顾其身体虚弱，吼道：“死了死了的不行，继续的干活！”当即把他押到工地上，强迫劳动。

自石家庄集中营建立之后，日军强迫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了五大兵营、几十处军事工程、几千个碉堡和数十公里长的封锁沟，并且建了两个飞机场战俘们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量，可见要受多少苦，流多少血汗，死多少人。

1944年5月中旬，驻洛阳日军为了切断陇海铁路，把洛阳集中营的战俘全部押出来拆铁路。从洛阳西的观音堂车站，一直拆到洛阳。

拆铁轨时，12个战俘抬一根，两头有日本兵监工，见谁不用力，就有枪托打、用刺刀捅。战俘们每顿只吃一小茶缸高粱米饭，饿得浑身无力，扛起铁轨时头发晕，腿打颤，完全靠一种求生的本能死撑硬挨，有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栽倒了。一人栽倒，其余人突然增加了负重，支持不住，也跟着栽倒，12个人全压在铁轨